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四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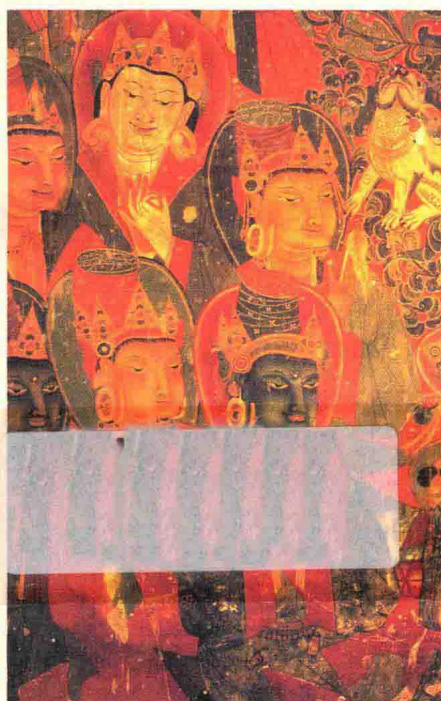
编

天地出版社

中国藏地考古

(第四册)

艺术考古编·西藏岩画·石刻·摩崖造像





目 录

西藏岩画艺术·····	1068
Tibetan Rock Art ·····	1080
鲁日朗卡岩画点·····	1092
阿垄沟岩画点·····	1104
扎布岩画点·····	1111
日姆栋岩画点·····	1112
芦布湖岩画点·····	1120
左用湖岩画点·····	1123
康巴热久岩画点·····	1127
曲垄村岩画·····	1130
那布龙岩画点·····	1131
塔康巴岩画点·····	1135
曲嘎尔羌岩画点·····	1149
多玛岩画点·····	1150
盐湖岩画点·····	1154
先遣岩画点·····	1162
夏仓岩画点·····	1165



加林山岩画点·····	1176
拉木羊岩画点·····	1192
拉错龙巴沟岩画点·····	1194
沃扎日岩画点·····	1195
其多山岩画点·····	1196
扎西岛岩画点·····	1201
哈尔布沟岩画点·····	1217
索县军雄岩画点·····	1218
多吉扎岩画点·····	1219
定日县门吉岩画点·····	1221
拉鲁卡岩画点·····	1223
西藏涂绘岩画的初步研究·····	1231
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	1283
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	1289
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	1300
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	1313
关于西藏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	1324
西藏玛尼石刻造像初论·····	1337
试析考古发现的西藏佛教摩崖造像·····	1357
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1362



西藏岩画艺术·····	1068
Tibetan Rock Art ·····	1080
鲁日朗卡岩画点·····	1092
阿垄沟岩画点·····	1104
扎布岩画点·····	1111
日姆栋岩画点·····	1112
芦布湖岩画点·····	1120
左用湖岩画点·····	1123
康巴热久岩画点·····	1127
曲垄村岩画·····	1130
那布龙岩画点·····	1131
塔康巴岩画点·····	1135
曲嘎尔羌岩画点·····	1149
多玛岩画点·····	1150
盐湖岩画点·····	1154
先遣岩画点·····	1162
夏仓岩画点·····	1165



加林山岩画点·····	1176
拉木羊岩画点·····	1192
拉错龙巴沟岩画点·····	1194
沃扎日岩画点·····	1195
其多山岩画点·····	1196
扎西岛岩画点·····	1201
哈尔布沟岩画点·····	1217
索县军雄岩画点·····	1218
多吉扎岩画点·····	1219
定日县门吉岩画点·····	1221
拉鲁卡岩画点·····	1223
西藏涂绘岩画的初步研究·····	1231
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	1283
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	1289
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	1300
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	1313
关于西藏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	1324
西藏玛尼石刻造像初论·····	1337
试析考古发现的西藏佛教摩崖造像·····	1357
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1362



西蜀岩画



西藏岩画艺术

李永宪 霍巍（四川大学）

岩画（Petroglyph或Rock painting），又称为“岩面艺术”，是对岩穴、石崖壁面及独立岩石上的彩画、线刻、浮雕等艺术创作的总称。人类最早的岩画艺术，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一个世纪前，在西班牙北部及法国南部的洞穴中首次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前的动物岩画，这些形象逼真的野牛、猛犸、鹿、犀牛、马等图案，标志着人类在适应自然的漫长过程中通过对事物的体验、感受、观察与想象，创造出了这种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

100多年后的今天，岩画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发现，成为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学的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对岩画的艺术创作及其历史背景的探讨与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科领域。人们通过对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的解剖、分析，来复原不同时期人类的经济状况和精神世界。

西藏高原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于种种局限，直到1985年，才首次在西部的日土县调查、发现了3处古代岩画地点¹。继此之后，随着西藏大规模文物考古调查的展开，岩画有了更多的发现，迄今为止，全区共发现岩画遗迹30多处，包括近60个地点和300多组画面。西藏岩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岩画分布区域上的一个空白，并使其成为世界岩画艺术长廊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西藏高原的岩画遗迹，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分布也较广泛，迄今为止，根据通过田野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区域。

（一）西藏西部

西藏西部地区存在古代岩石雕刻的线索，最初是由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G. 杜齐（又译为图

1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齐)教授指出的,他对这一线索的描绘是:“在巨大花岗岩石上的雕刻物一般是动物,经常出现的是大角野山羊,还有骑在马背上的人,进行战斗的武士,后期还有塔的雕刻物”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类岩画遗迹在西藏西部地区有较广泛的分布。

西藏西部迄今共发现岩画地点18处,主要分布在阿里地区的日土、革吉、改则三县区域内。岩画发现地的海拔为4300~4800米,地貌多属山谷侧缘、沟口洪积扇、湖滨山前地带等类型,地势开阔并靠近水源,属于高原荒漠地区。分布在这一区域内的岩画有两种遗存形式:一是在天然的崖面及崖阴中的涂绘或凿刻;二是在旷野独立岩石相对平整的岩面上的凿刻。在一些岩画地点的附近,还发现并采集到一些石器标本,包括打制的石核(砾石)工具、石片工具以及细石器,这说明了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相当久远,某些石器的年代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人类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的积累,则是岩画艺术产生的基础。

(二) 藏北高原

藏北高原在藏语中称为“羌塘”,意为“北方的平原”,它是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平均海拔达5000米左右,现今大部分地区已是人畜罕至,故有“藏北无人区”之称。藏北高原的自然环境在地质发展史上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距今7500~5000年,藏北高原的自然条件还较为适宜人类的生存活动。考古工作者曾在广袤的藏北高原发现过数十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地点,可见当时的人们曾在这一区域有过较长时期和较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以后,在这里发现的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大石遗迹”以及吐蕃时期的古墓葬,则表明即使是在自然条件向寒冷、干旱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也并未中止。藏北高原众多的湖泊和辽阔的草原,是孕育游牧文化并使其得以发展的理想区域。

藏北高原迄今共发现岩画地点28处,主要分布在文部、申扎、班戈、那曲、当雄、索县等6县区域内,地貌类型属湖滨平原、山前缓坡地带等。这些地点的附近有大片的沼泽或有河流通过,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大部分岩画涂绘于天然洞穴和岩厦之中,也有一些岩画凿刻在独立岩石或崖面之上。

(三) 藏南谷地

这一地区基本上是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山、河谷与盆地相间的地貌区,部分河谷地段分布着较大的冲积平原。该地区土地较肥沃、气候相对温暖、雨量充沛、人口稠密。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藏南谷地成为西藏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目前在该地区发现3处岩画地点,分布于定日、贡嘎两县区域内。定日门吉岩画点海拔5050

1 [意]G. 杜齐:《西藏考古》,向红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米，地貌属雅鲁藏布江南岸分水岭北坡的高山草场。在定日县的苏热，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标本是打制的石片工具¹。贡嘎多吉扎岩画点海拔3600米左右，属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考古工作者在岩画点附近调查发现了可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采集到一批包括加工粮食的石杵、石磨盘和陶器残片，以及打制、磨制的石器和细石器等的标本²，说明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已有农耕与狩猎经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藏南谷地是古代雅隆部落的中心区域，隋末唐初（6世纪左右），赞普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色、父亲囊日论赞就是由此向四面扩张其势力，兼并了高原诸多部落，从而为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藏南发现的3处岩画均凿刻于露天的崖面上，内容较丰富。由此表明岩画这种艺术形式在西藏高原不仅存在于传统的纯牧业地区，在传统农业较发达的区域内也分布有这类遗存。

（四）藏东南地区

藏东南地区目前仅发现岩画点2处，分布在八宿、墨脱两县。该地区地形复杂，岩画发现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有较大区别，如八宿拉鲁卡岩画点属念青唐古拉山主脉东端的宽谷草原地带，海拔达4800米，而位于墨脱县的岩画点属深切河谷地带，海拔仅900米左右。

藏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具有地貌、气候、植被等呈垂直分布的特征，从远古时期开始，由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制约，该地区便有分散聚居的人群活动于峡谷丘陵及河流阶地等地貌不同的地点，在墨脱县的马尼翁、背崩村、墨脱村、格林村等处发现的一批磨制石器及打制石器等遗物便是有力的证明³。

自古以来，藏东南地区一直是多种部族和多类型文化并存发展的地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文化面貌，从该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岩画来看，其刻画技法和内容风格都与上述其他岩画分布区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如墨脱岩画中出现的“手印”图像，在西藏其他地区的岩画中均未发现过，这可能代表了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岩画艺术风格。

综上所述，西藏高原的岩画几乎遍及西藏全区，岩画的创作者则可能是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的人们所构成的共同体。岩画内容所反映的猎人、牧人及农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场面，为我们研究西藏古代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独具风格的门类，是揭示古代高原人类文化的宝贵史料。

1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05～109页。

2 何强：《昌果沟的发现》，《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29日第四版。

3 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器》，《考古》1975年第5期；姚兆麟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西藏岩画的制作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即涂绘与凿刻。

采用涂绘法的岩画有两种造型方式，其一是以线造型，即用线条勾画出图像的轮廓及细部，线条粗细不等，均为单线。其二是平涂法造型，即所谓“剪影式”造型，用颜料平涂构成图像。涂绘岩画均为单色，使用的颜料多是经研磨的赤铁矿等，用兽骨熬成的胶质液或血液加以拌和，绘成的图像呈深红色、红褐色或黑色。以涂绘方式制作的岩画主要见于藏北高原的大多数地点和西部地区的少数地点，并且多绘制于洞穴及崖阴之中。

凿刻的岩画也有几种制作方式：其一是线刻，使用坚利的工具在岩石上刻出线条构成图像。刻线一般较深，宽度多在2厘米以下，横断面多呈V形，均为单线。其二为敲琢，使用尖状工具在岩石面上敲琢出无数点状凹坑，形似“麻点”，这种“麻点”的直径为0.2~0.5厘米，深0.1~0.2厘米。以无数敲琢而成的“麻点”构成线条用以勾画图像的轮廓，或“以点成面”构成“剪影式”的图像。其三是磨刻，即使用硬度较高的石质工具在岩石面上反复磨刻，形成各种图像，这种方式多见于“剪影式”造型，但也有少数是以线造型。凿刻法制作的岩画主要见于西部地区、藏南谷地、藏东南地区以及藏北高原的少数岩画点，均为旷野露天岩画。

西藏岩画在对人物、动物等形象的刻画上有着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造型简练。无论是涂绘还是凿刻，其造型方法不外乎两种：用线条表现形象的轮廓及其细部；或以“剪影式”方法表现形象。这两种方法一般都只表现刻画对象的体形特征和动作姿态，不太着意表现如眼、耳、嘴、指等细部，因而在对岩画个体形象的识别中，判断的依据主要是其体形特征和动态。在定日门吉岩画的放牧场面中，人物及动物均用无粗细变化的线条表现其身軀和肢体（图216），用线简洁、精练，形象却不失生动。特点之二是对人物及动物等形象的表现也运用夸张、变形的造型手法。如对某些动物的刻画，无论其实际比例如何，常根据创作者的理解或意图对其进行体形上的夸张，肥壮的牦牛被描绘成体形几倍于马、驴的动物，而有时也将羊描绘成与马、牛等动物体形大小相同的形象。对有特殊意义的人物或某些神灵形象的刻画，则多夸大其体形或四肢，强调或突出这类形象在画面中的地位。夸张或变形的手法同时也用以表现人物、动物的某些局部特征。如对公鹿枝状角的描绘，往往刻意表现其美丽、多变的特征，或将角的主枝刻画成相对的半圆形，或描绘成平行的S形，或将鹿角的分枝变形为旋涡形的曲线；对牦牛的腹下垂毛多进行夸张，将其描绘成长至及地的皮毛。对人物等形象局部特征的夸张多见于手部五指、外露的男性生殖器以及长发、长袖的描绘上。特点之三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表现形象。人物造型除表现其正面形态，也有表现侧视的形象，甚至还有表现其背面的后视形象（图204）。表现动物虽多见侧面形象，但在日土鲁日朗卡岩画中也可见到羊、狗等动物的俯视形象（图12）；对飞禽的描绘既有





表现其落地姿态的正视形象（图77），也有表现其空中飞翔的侧视形象（图188）。此外，对某些动物的刻画比较注重装饰性，如在鹿、虎、豹等动物的身上以涡旋纹（或称“S”纹）、斜线纹等进行图案化的装饰。

岩画的创作者在对人物、动物等单个形象的刻画上显得较为得心应手，往往是寥寥数笔或简单的面、线结合便可生动地描绘出特征明显、形态各异的各种形象。从岩画中许多未完成的形象看，个体形象的造型法则多是由局部到整体，刻画的起始部位多是某个特征显著的局部，如鹿、牦牛的角、头等，而不是首先着眼于形象的大轮廓。

在岩画的构图方面，也有明显的几个特征。

首先是多处形象密集的画面无严格的次序，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一个画面包含多种内容，即同一画面中几个主题并存。比较常见的是表现狩猎、自然崇拜、放牧等主题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如日土塔康巴岩画中一个画面就包括有队列行进、舞蹈、战斗、狩猎、神灵崇拜等多组内容，各组内容交叉相间、密不可分。二是同一岩面因多次重叠刻画构成形象密集而无逻辑次序的画面。在这类画面上，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有“打破关系”，其运动方向也不相同，显然是多次刻画而成，有些形象甚至可能是随手加刻添绘而成，这类画面以表现动物题材的为多。

其次，在岩画的构图中体现了创作者已具有“支配”形象的能力，能依其主观意图去组织不同的画面。如为了表现人们能获取更多猎物的愿望，有时便把不同种属、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多种动物安排在同一画面中，以密集的动物群来表现一种静态的“喧闹”；有时则把不在同一时间或不在同一地点发生的事情集中在一个画面上，如狩猎和战斗等，用以表现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对形象的“支配”和对画面的组织还体现在创作者能生动地表现不同运动方向的人物或动物，在日土鲁日朗卡岩画中将动物描绘成头部向左、向右或向上、向下的侧面形象，用以表现被狩猎者追射而四处奔逃的姿态。

归纳起来看，西藏岩画在创作技法和造型构图方面仍比较简略、拙朴，不太注重细部末节的刻画和雕琢，也不太强调构图的次序和画面的逻辑性，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质。

三

西藏岩画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形象特征也较明显。在300余幅画面中出现的数千个单个形象中，80%以上是动物，此外有人物、神灵、符号、植物、器物、建筑物以及其他自然物等。动物形象中可辨明种类的有牦牛（包括野牦牛）、鹿、岩羊、羚羊、山羊、马、驴、骆驼、野猪、虎、豹、狼、鹰、水鸟、鱼等20余种；人物有狩猎者、放牧者、武士、舞蹈者、行进的人群、身



着装饰物的巫覡，另有一些兽首人身或人首兽身的神灵形象；器物的种类有弓箭、弩、箭囊、刀剑、长矛、盾牌、长竿、套索、陶器、皮鼓、经幡、马鞍、战旗等；建筑物主要有帐篷、畜圈、塔、陷坑等；符号类有圆圈形、桃形、正（反）旋的“雍仲”以及凶形、田字形等符号；自然物有枝状植物、道路、山坡、太阳、月亮等。岩画的题材可分作下列几类：

（一）狩猎

狩猎是西藏岩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在各地点岩画中都较常见。出现在狩猎场面中的野生动物主要为哺乳类及鸟类，包括野牦牛、羚羊、岩羊、野山羊、野驴、鹿、虎、豹、狼、水鸟等种类，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野牦牛、鹿、羊、野驴，这个动物组合很接近现今西藏高原的草原荒漠动物群的结构。而其他出现频率较低的动物种类大部分也是现今仍生存在西藏高原上的动物。

从狩猎题材的画面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在狩猎方式上已经脱离了简单适应自然的“采集—狩猎”阶段，进入了相对成熟的生产型狩猎阶段，除使用弓箭、弩机、长矛、刀等金属武器和套索等工具捕获猎物外，还豢养猎犬、猎鹰及马等动物作为狩猎的重要辅助工具，能采取围猎、追猎、设伏（陷坑）等不同的方式、手段获取猎物。在图4中一野牦牛正进入猎人设置的方形陷坑，其身后有一猎鹰，反映了设伏捕获大型动物的场面；图12则表现了数只猎犬守候在一方形陷坑的周围。在图14中，刻画了3名骑马的猎人呈扇形包围着两头野牦牛，猎人们张弓搭箭，而且猎物的四周还有数只猎犬、猎鹰，表现了多人围猎的狩猎方式。狩猎者不仅骑在马上射猎动物，也具有徒步捕获动物的能力，如图46就表现了两位猎人正靠近一只背部中箭的公鹿，准备徒手擒获猎物的情景。岩画中表现被猎动物中箭的画面更是屡见不鲜，一般中箭部位都在背部，对颇有经验的猎手来说，只要能准确地射中动物的背脊，使其脊椎受伤，动物很快就会丧失奔跑能力。图171表现了一头野牛中箭受伤，射中其背部的箭头已深及体内。受伤的猎物腹下还经常用串珠状的小圆点来表示血流如注（图141）。

生动的狩猎场面反映出狩猎者在日积月累的生产劳动中不仅较熟练地掌握了多种狩猎技术，并且对狩猎过程也有了独特而细致的记录方式。

（二）畜牧

对猎物的捕获使狩猎者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多余的活体猎物也使畜养动物有了可能，随着生活资料需求的不断扩大，则进一步发展成畜牧。表现畜牧题材的画面在西藏岩画中占有较大比例，从画面上分析，最早被驯养的主要是与狩猎生产密切相关的马、狗、鹰等动物，它们是作为狩猎的辅助工具而被豢养。其后大量出现的畜养动物是牦牛、羊等，甚至还有被驯化的鹿等动物，如图229就表现了人物骑在公鹿背上的情景。在多处岩画中出现的圆

圈形、半圆形等符号有可能是表示当时的畜圈，而在图208中的帐篷一侧画有圈养牲畜的栅栏，说明当时已有了避免牲畜散失、抵御风雪等灾害的畜圈，放牧范围已相对稳定下来。岩画所表现的放牧方式有几种，既有放牧者骑马“领牧”的场面（图216、图142），也有骑马牧人跟随牲群行进的“满天星”式散牧场面（图97），还有徒步牧人的“赶牧”（图56）等。放牧场面中还常有表现牦牛抵角相对、两两争斗的情景（图126、图130）。畜牧业的发展，使牧民有了相对固定的居所——帐篷，并且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宰杀牲畜，岩画中几乎所有的帐篷旁边都有牲畜，在图202中刻画了一男子手执尖刀，牵羊欲杀的情景。

（三）争战及演武

岩画中表现争战、演武题材的画面也经常可见。图198描绘的争战场面中，双方战士均戴有头盔、身着铠甲，或执盾举刀，或摇旗呐喊。图181则表现了步、骑双方作战的场景：骑马武士高举双刀，跃马迎敌，步行的一方多持弓箭或长矛。在图123中，描绘了一形象高大的武士手执战刀面对其下方的一排7人，这7人体形较小，皆徒手，可能是战争中被生擒的俘虏。还有一些画面表现了骑马或徒步的武士两两相对，或执盾举刀，或执弩对峙，或执长矛对刺的场面。

岩画中出现的武士形象，其服装、武器等多不同于从事狩猎、放牧的人物，在一些题材内容丰富的大画面中，武士形象都是脱离一般人群及动物群，表现武士及战争的场面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由此推测在当时主要从事狩猎与畜牧业的高原部族中，武士很可能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组织，他们是强大部落联盟的专门工具，担负着抵御外敌、保卫本部族利益的任务。这些战士既可骑战也擅步战，他们常身着铠甲，使用弓箭、弩、矛、刀、剑及盾牌等武器。

（四）自然崇拜及神灵崇拜

在宗教形成之前，远古的人们已有了对自身及自然界的朦胧、混沌的意识观念，表现为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物的崇拜。岩画中亦常见这类题材的画面和形象，出现最多的是太阳、月亮的形象，它们通常出现在表现狩猎、动物群以及其他反映人们生活的画面中，也有以日、月等图像单独构成的画面。图80是由日、月及植物构成的画面，植物呈穗枝状，其上有表示果实的小圆点，反映了人们由对日、月及土地滋养生物的认识而转化成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画面还见于图136、图143、图149等，都是在光芒四射的太阳下刻画出表示植物的图像。对自然物的崇拜还包括对火的崇拜，在图116中，双勾的“雍仲”符号之上有略似尖桃形的火焰；图160则将火焰描绘成“山”字形。此外，表现生殖崇拜的画面或形象也出现较多，在日土县塔康巴、八宿县拉鲁卡等地点的岩画中多处出现两腿之间外露男性生殖器的人物形象，而且塔康巴岩画中这些生殖器外露的人物通常都比一般人物高大，或姿态怪异，或兽首人身，其生殖器被夸张



成一很长的线条，延伸到远处，在表示生殖器的长线条上还刻画有若干行进着的人物，这应是反映了一种对有非凡生殖力的形象的崇拜。

在表现神灵崇拜题材的画面中，神灵的形象常显得与众不同，有的是周身長满长毛（图12），有的是全身披插羽饰（图76），有的头戴面具（图13），还有的是人面蝎身（图176），它们被描绘成形体怪异，可以通天达地的神秘形象，可以起到护佑生灵万物、降魔除灾以及保障人们猎获动物、收成丰厚的作用。

（五）舞蹈

舞蹈题材的画面亦很常见，舞者男女皆有，形式有单人、双人、多人等几种。图70描绘了两对双人舞者，从体形姿态上看应是两对男女的舞蹈。图75是展臂起舞的单人形象。而图187则表现了6位舞者围着篝火踏歌起舞的场面，其舞蹈的形式与现今西藏地区流行的“果谐”极为相似。拉鲁卡岩画中的舞者轻舒长袖、长发飘逸，舞姿活泼，形象十分生动（图220、图222）。从反映舞蹈题材的画面来看，其中或许可分为具有宗教色彩的祭祀性庆典舞蹈和自娱性的民间舞蹈。

（六）动物

岩画中有相当多的画面是单纯表现动物或动物群的，这类动物题材的岩画集中反映了古代从事狩猎、游牧的人们对各类动物习性特征的观察和认识，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希冀动物不断生衍繁殖的愿望以及对某些动物所赋予的特殊意义。

在众多的动物中，对公鹿的刻画是最为着力的。由于其头上生有一对美丽的枝角，奔跑敏捷，习性较温顺，所以公鹿一方面成为猎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对它们的着力刻画也反映了人们对公鹿特有的喜爱，对鹿角的刻画显得尤为细致，不仅把角描绘得变化多端，而且极富装饰性，在鹿的腹部往往用涡旋纹来装饰。图30表现了一群公鹿被豹追逐的情景：6只毫无戒备的鹿在惊恐中回首后顾，3只凶猛的豹已扑到其身后，把鹿的孱弱与豹的凶残刻画得栩栩如生。图50的一只鹿刻画得相当精细，鹿身饰双涡纹，其枝角极富装饰性，在侧面的头部用正视的角度表现展开的鹿角，犹如蔓枝卷草般地富有变化。

鹰的形象在岩画中也很有特色，一般均表现为双翅展开、头上尾下的正面形象。图77的两只鹰一上一下，头部相对，姿态相同，构成对称的图案，这种“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许说明当时人们对鹰这类动物有着某种特殊意义的认识。

表现动物的岩画中还有部分是描绘驴、羊等动物交配的场面，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动物的交配、繁殖，使其数量不断增加的一种意愿。



（七）宗教

宗教题材在岩画中也有反映，表现这类题材的画面形象常常打破了早期的画面，其制作时代一般偏晚，大致属佛教传入西藏以后的作品。

这类题材的内容主要是对宗教符号或建筑物及宗教用具的描绘，如在各岩画地点经常出现的正旋或反旋的“雍仲”符号，可能与早期的本教以及后来的佛教有关。佛塔等建筑物（图184、图178）及竖立的经幡（图228），则表现了与佛教相关的内容。此外，岩画中也有描绘宗教活动的场面，在图204中，绘有一“门”形佛龕，龕中有坐于座上的佛像，其下有举臂欲拜与跪拜的人物形象。部分岩画中出现的藏文“六字真言”，多为后期加刻或添绘而成。

四

对岩画进行综合分析，解决其年代问题至关重要。由于西藏岩画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此阶段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匆忙地做出定论，以下的分析仅仅是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其一，从西藏岩画的题材方面来看，狩猎和畜牧是最主要的内容。就世界范围而言，原始狩猎是人类文化及其经济形态相对落后的阶段，而它的最初级阶段应是人类简单适应自然的“采集—狩猎型”生产方式，即所谓“攫取型经济”。西藏岩画中所反映的狩猎方式显然已经完全脱离了这样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狩猎者不仅有弓箭、弩、套索等专用工具，还拥有马匹、猎犬、猎鹰等辅助工具，并且能运用追猎、围猎、设伏等多种手段来有效地捕获猎物。从岩画中表现动物交配、争斗、追逐等画面分析，当时的人们对各类动物习性、特征的了解和认识已相当具体，而根据岩画中的放牧场面以及畜圈、栅栏等物分析，畜牧业的产生应当早于岩画年代的下限。所以，就生产方式而言，西藏岩画的时代应是由进步的狩猎生产发展到畜牧业形成的猎牧并存阶段。

其二，从岩画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来看，其时代应在西藏金属器出现之后。

岩画中凡出现携带武器的狩猎者、武士等人物形象时，都可发现他们除使用较原始的弓箭、弩等武器外，还使用长矛、刀、剑等金属类武器。据藏文史籍记载，西藏地区金属器的出现可早至吐蕃时期以前，而考古发掘的资料则说明远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西藏已有了青铜器¹。根据现场调查，发现多数在硅质岩类岩石上凿刻的岩画只有使用金属工具才可能制作，单凭简单粗陋的石质工具是无法完成的。据此可以认为岩画的制作年代大致不会早于金属在西藏的出现。

1 《拉萨曲贡遗址出土早期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第一版。



其三，在部分岩画地点发现有古代石丘墓与岩画遗迹共存的现象。这类石丘墓用砾石和大石块垒成圆丘形，在不少石丘墓的中心巨石或正前方石块上都凿刻有岩画，这或许表示岩画与墓主之间可能有着某种联系。石丘墓遗迹在西藏区域内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并且与北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阿尔泰区、贝加尔区的石丘墓形制较为接近，被认为是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遗存¹。据此可认为与石丘墓共存的岩画的年代也应大致属于这一时期。

此外，在部分地点的岩画中出现有佛塔、经幡、佛龛以及“卐”字符号等与佛教有关的内容，这应当是佛教大规模传入西藏以后的时代标志。还有一些岩画中的藏文“六字真言”和少数藏文字母，多是晚期加刻增绘的，这些现象表明，西藏岩画的制作直至佛教形成之后仍在进行。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粗略分析，可以认为西藏岩画的年代大致始于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距今3000年左右），历经佛教传入后的吐蕃时期仍在延续，在那些生活于荒漠和高山牧场的保留着古老传统习俗的牧民中，岩画的制作或许会延续得更为长久。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岩画在制作技法和题材、风格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的特征，我们似可把西藏岩画分为具有地域性质的早、晚两期。

早期岩画大致属于吐蕃王朝之前的早期金属时代，其主要分布范围在西藏的西北部，包括阿里地区和藏北部分地区。早期岩画均为旷野露天岩画，部分地点与石丘墓共存，制作方法以凿刻为主，极少见涂绘岩画。岩画题材以争战、狩猎、自然及神灵崇拜、动物等为主，造型风格简练拙朴，但动物岩画较注重装饰效果。人物及动物形象中的羽饰人物、负重行走者及骆驼、虎、豹、鹿等较有特征。

晚期岩画大致属于吐蕃及其以后时期，主要分布范围包括藏北的大部分地区及藏南、藏东南地区。岩画地点多在天然洞穴或崖阴内，制作方法以涂绘为多，凿刻较少。题材以畜牧、舞蹈、狩猎、争战及宗教类为主，涂绘风格趋于写实性较强的线绘，不太注重装饰或图案化效果。单个形象中的舞者、着铠甲的武士、骑者以及鸟类、马等较有特征。

西藏岩画分布相对集中的阿里、藏北地区，历史上主要是象雄、苏毗两大部族集团的活动区域，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女国”等。“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²。“女国”则“在葱岭之南，男子皆被发，妇人辫发而紫之”³，该地区“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鎗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⁴。阿里、藏北的岩画所反映的生产活动均是“畜牧为

1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 《唐会要》卷九十九。

3 《通典》卷一九三。

4 《隋书·女国传》。